

长篇社会风情小说

CHUXIANJUE

# 楚弦绝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罗少亚 著

长篇社会风情小说

CHUXIANJUE

# 楚弦绝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罗少亚 著 第二册

责任编辑：张志红

装帧设计：宋 勉

书名题字：李 潺

## 楚弦绝

罗少亚 著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：410005)

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200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90×1240 1/32 印张：30.5 字数：754.000

ISBN7-5438-3635-1

I·377 定价：68.50元

# 目录

CHUXIANJUE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觅活路小桶匠造反   | 娶男旦郭团总犯横   | 476 |
| 第二十五章 | 点刁戏欧剃头恶作剧  | 卖恩主阳五六损阴德  | 500 |
| 第二十六章 | 阳明山呼应井冈山   | 今英雄气贯古英雄   | 521 |
| 第二十七章 | 曹瞎公聪耳辨宿仇   | 钟先生偏心贬乱弹   | 540 |
| 第二十八章 | 大舞台才子韵龙惊众  | 金鱼池佳人梦柳成真  | 560 |
| 第二十九章 | 顺舞台创编龙冈擒瓚  | 彭德怀赞赏田村艺伶  | 579 |
| 第三十章  | 名班主心仪女班主   | 真泥巴善待假泥巴   | 599 |
| 第三十一章 | 穷不怕利嘴斗官绅   | 梅兰芳高艺捧桂冠   | 619 |
| 第三十二章 | 水上飞赛龙船踩头崛起 | 活周瑜显绝技喷血倒流 | 640 |
| 第三十三章 | 潇湘源无龙不成戏   | 书记长刮地过三寸   | 660 |
| 第三十四章 | 诨瘟神文明铺巧计涂白 | 谋子嗣红鸡公霸蛮接种 | 680 |
| 第三十五章 | 抗倭寇巾帼杰母子从军 | 泗天堑黄埔生江滩哭灵 | 701 |
| 第三十六章 | 浑伤兵骚扰百姓生计  | 老顾问领銜桂剧改良  | 722 |
| 第三十七章 | 金凤雏伶拒狼逃窝   | 欧阳大师论戏谈道   | 741 |
| 第三十八章 | 梁红玉轰动桂林城   | 叶剑英评点祁阳戏   | 766 |
| 第三十九章 | 百里侯巧办黄金案   | 正旦王诚服赣州府   | 785 |
| 第四十章  | 西南剧展贵妇逞威   | 鼎山泉流儒将办学   | 806 |
| 第四十一章 | 生角王气劈老郎皇   | 飞虎队空投挂榜山   | 826 |
| 第四十二章 | 花中喜情隐花中戏   | 状元旦魂归状元桥   | 849 |
| 第四十三章 | 救饥荒贤县令拦路跪诉 | 选议员郑扯巴缘木得鱼 | 871 |
| 第四十四章 | 姣姣女激情夸正义   | 乖乖弟大度对凶顽   | 890 |
| 第四十五章 | 梅梦柳韵菊坛重会   | 生王旦后终缔佳缘   | 912 |
| 祁剧艺人谱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937 |
| 后 记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954 |

## 第二十四章

### 觅活路小桶匠造反 娶男旦郭团总犯横

#### 九三

“你们认不认识蒋毓华、雷晋乾？晓不晓得郭大安为何压下我和亲家的联名电报提前杀害他们？”刘兴神情严肃地询问杨福禄等人。

杨福禄状元旦何荣文柳韵龙讲了自己的亲历亲见。

“世道不容好人，哪个有能耐做好事哪个倒霉！”何荣文感叹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刘兴问。

“荣文对唐府家班郑韵贵收买地下人，暗中灌马尿坏他嗓子一事耿耿于怀。”杨福禄解释。

“竟有这等怪事？”刘兴也觉不解。

“唐府评荣文生角王，郑韵贵恨瑜亮同时，同行竟成冤家！好在地下人良心发现，将马尿置于荣文茶杯里，有强行灌嗓便逃跑了。”杨福禄说。

“岳老爷是个大好人。”何荣文说，“他在祁阳办起了机织凉席厂，为万亩席草农夫找到了出路，也养活了几十上百的工人。他在一高当校长，聘请了一班上好的先生，为祁阳子弟求学成才找到了出路。”

“今年春荒，蒋先生亲自下乡成立借贷所，封仓登记富豪存粮，统一借贷，不准外运出县和高价售卖。”状元旦说，“他从自家借起，老父不给钥匙，他便砸锁开仓，救活了多少穷人的命哟。全县遍种油茶柑橘枣梨果木，都是他的新祁阳林垦公司全力示范推动的咯。”

“他老婆黄瑞贞女士讲了个故事。某夜，她听见丈夫哭得很伤

心，起来一看，原来是做梦。问他何事那样伤心，岳老爷说‘我还有一个党没有入’。黄女士奇怪：‘你已是国民党祁阳县党部的头，省党代表和省商民协会委员长，还要入什么党呀？’‘共产党呗，它才是真正为穷苦大众谋幸福的党咧。’三个月前终于入了共产党，人家讲他是双料货咧。”泥巴佬说。

“听说从岳老爷身上搜出一份《新祁阳建设大纲》，说是要把杨家桥到天马山沿江一带建设成上海外滩那样的口岸。”柳韵龙补充。

“雷晋乾呢？”刘兴又问。

“是把办农会的好手。”状元旦说。

“告倒了五爪子，杀了为几个为富不仁者！”何荣文说。

“当时传言几个乡上千农民自卫队要联合攻城劫狱，清乡总队长郭大安扣压你们的电报，提前动手杀害了他们。”杨福禄说。

“郭大安躲武汉时哭着找过我，骂农会，叫我救他一命。我们要救蒋、雷的命，他却不听了！”

“那是个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。他们在马日后回到祁阳，立即成立拥蒋棒喝团、保产会什么王八浪的。清乡大队出行，前有大洋号一对，‘郭’字大旗耀武扬威咧！”状元旦说。

“六月九日那天清早，我看见刽子手提红缨大刀前面开路，后面跟随挑谷箩的，横冲直撞来到菜市。”柳韵龙说，“大家见这老熟人便纷纷让路，不知今日又要杀谁，你望我我望你不胜惊讶，嘀咕议论蜂起。刽子手走进肉行握刀向杀猪宰牛的屠夫们打恭：‘同行老少爷们，老子的大刀今天要开荤，你们又得破点小财慰劳我们；不是我们杀掉那许多土匪乱党，你们哪能在这里安安稳稳做生意赚钱！’有个老屠夫问：‘大爷今日又要杀共产党？’刽子手大声张扬：‘不怕死的共产党越杀越多！他们脑壳长得快，我的刀磨得更快。嘿嘿！’屠夫们纷纷闪离肉案，默默看着刽子手大刀飞舞。他的大刀一落一起，三五斤肉便沾住刀片飞进箩筐，神奇熟练程度令屠夫们目瞪口呆甘拜下风。待到所有屠桌都光顾了一遍，谷箩已经半满，刽子手便从容地在鞋底上

擦了擦大刀片，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，去享受那大碗吃肉大壶喝酒大刀杀人的乐趣。”

“出来看的人多不多？”刘兴深情地问道。

“怎么不多，县城人差不多都出来了，暗暗传说岳老爷的好处，大男人都泪眼汪汪。”何荣文说时眼眶含泪。

“奸人当道，祁阳人有得过好日子的福分！”状元旦十分沮丧。

“老百姓祈望的清明政府何时得以实现？”刘兴不禁有所感动，“我们这些杀来杀去的军人能为国家、民众做些什么呢？”

大舞台伶人临近罗口门，听见人们议论纷纷。

“黑皮哥，你看，又砍下两个红脑壳！”蓝皮低声地对黑皮说。

“泥脚杆子想坐江山，该杀！叫我们几个坐一坐还差不多。”黑皮说。

何荣文闻声看去，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肩上横着一根树枝，两头各挂一颗人头，木木低头走向罗口门；那人头开脸化了戏装，血还在滴，几只苍蝇围追飞舞。

“作孽哦作孽！以前寻共产党寻不见，现在牵出来一擦擦，哪里有那么多共产党？”商铺里有人念叨。

“表哥，那伢子像是石和尚的崽吧！”眼尖口快的柳韵龙低声向何荣文说。

“是石和尚的秤砣崽，去年我向他爷学戏时，还教了他一出戏咧，收谁的尸呀？”何荣文对杀人如宰鸡那么轻易的乱世诚惶诚恐，以致习以为常，此时不得不注目。

“生角王！何叔叔！”小孩闻声抬头凄厉地叫，在血腥的人头前，何荣文恶心说不出话。

“团防局硬讲我爷我叔是红脑壳，领头给北伐军筹了款……”

何荣文听说过石和尚的花鼓班曾经义演慰劳过北伐军，连忙从包袱里抽出一件衣服，撕开，与柳韵龙一起将石和尚兄弟仍然睁着的

眼皮抹下包上人头，并掏出几块银元塞在小孩手里，吩咐他回去买付好点的棺材安葬师傅。

“唱戏不过胡德孝，耍灯要算石和尚呀！”刘兴念起了祁阳人口碑相传的民谚，“石和尚是祁阳花鼓灯的祖师爷哟！”

“大戏小戏都是戏。祁阳花鼓灯三把半油纸扇石和尚占一把，我从花鼓灯得益不浅。”何荣文极为沉重地说。“去年到石和尚家学戏时，年过花甲的他正在兴味盎然地教妇女儿童唱：‘来来来，快快来，农友们，我们暴动，英勇奋斗，不怕牺牲，杀向那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、土豪劣绅的大本营，不获胜利，决不收兵！’句中插入哟呀呀吱哟、哪啍啍啍，一腔一调都是戏。”

“石和尚本名谢明旦，家境贫寒，曾做鞭炮营生；酷爱玩唱，醉心花灯，勤学苦练，终成角色，二十五岁登台一鸣惊人。”杨福禄说，“虽然认不得几个字，凭他的才智阅历，数课子能见景生情即兴编词，针砭时弊时有警句，令人叫绝难忘。他嗓音洪亮，行腔刚柔相济，以声传情，落字归音。念白中气足喷口好吐字清晰，抑扬有致。善于就角色运用脸风眼神，配合扇花矮步多种手段表演极为传神。擅长烂派戏《龚师傅缝衣》、《磨豆腐》、《哥劝妹》，尤以《瞎子闹店》中的罗瞎子出色，侧耳细听周围动静专注灵敏，戳棍探路时碰着障碍惊异沉着，比真瞎子还瞎子。每演到这些地方，看客无不呵呵大笑。《摸泥鳅》的眼神脸风表现出探摸惊滑等动作变化时的不同心态令人叫绝。他自编自演的《打零陵婆》移植到广西调子班，在桂北和宜山、河池、柳州一带轰动一时，人们将他与当地官僚富商一并昵称为大脑壳，恳留他设馆教徒多年。”

荣文问韵龙：“你经常看《申报》、《新湖南报》，晓得这两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韵龙说：“去年国共合作办农会搞北伐，如今又分共清党杀人，叫人云里雾里看不清，回家慢慢讲吧。”

闭门谢客的刘兴由贴身秘书周宽民陪同看望了蒋毓华的老父和遗孀，闻知捕杀中共祁阳县委书记刘东轩等人的还是郭大安那些人，还在参与追剿中国共产党湘区永属农民自卫军司令、阳明山区苏维埃主席周文。像毛润之、彭德怀上井冈山一样，湘南各地共产党员上阳明山抓枪杆子，并与宜章暴动之朱德陈毅配合默契，刘兴不免暗觉惊诧。此时报载南京方面发表鲁涤平为湖南省长兼清乡督办，何键为清乡会办，这个老何公开暴露反共立场，违背老长官不与共产党正面作战的约定，欣喜自己与孟潇过去对何的提防是必要的，也预感农军恶战在即。

“周文是什么人？罗霖收编唐森时他却独树一帜？”刘兴饶有兴趣地问。

“你们这些职业军人为强兵富国，他们穷光蛋愚氓一群，为首的登高一呼，乌合之众揭竿而起劫富济贫，不就为大碗吃肉大秤分金银。”三弟刘嘉说。

“周文并非草莽。”作为祁阳国民党三筹备人之一的刘武敏却不苟同，“他能统一阳明山堂馆，严明军队纪律，注重农事建设，山中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民风。李用之等共产党人进山抓武装，使阳明山与毛润之彭德怀之井冈山遥相呼应，可就不那么简单了。”

“李用之，湖南省农民协会的那个共产党员？”刘兴问。

“就是他。”刘武敏说，“唐生明曾嘱我关注阳明山动静，故派人参与范石生对阳明山堂馆的调查。”

周文父子两代桶匠，穷得打壁无土，扫地无灰。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，周文记不起哪一回吃饱过肚子，靠花筵江、白果寺一带的猪狗食和阳明山的蔬果野物活命到十多岁，在那身围两丈多、树高十多丈、冠荫三四亩、树龄千多年的巨树下吃白果才是最快乐的时候。他随爷到祁阳、零陵、道县、宁远、常宁、新田、桂阳一带打桶谋生，吃百家饭，穿千家衣。那年月，他弄不懂广西粮子和

北边粮子为何总忘不了潇湘源这地方。百姓辛辛苦苦耕种渔猎所获，往往被他们一扫而空。禾粃刚勾脑，就连谷带浆割去吃了或喂马；猪栏牛圈十有九空，那些只会惊飞尖叫的鸡狗更是在劫难逃。不管哪一边败退，散兵游勇伤残恶棍遍地皆是。这些人专以欺压掠夺为能事，剩下给老百姓的只有扶老携幼流离失所路死路埋的份。年轻力壮走投无路的大胆人便上山设堂馆习武耍枪，打家劫舍沦为匪盗。

周文曾听阳明山寺朱住持讲，阳明山踞楚粤之要水陆之冲，遙控百粤横接五岭，衡岳镇其后，梅庾护其前，春陵、潇水南来，湘江北会，确为形胜之地。大概受这“形胜”二字的启发，各路好汉纷纷来到祁、零、宁、道、常、新、桂数县交界的阳明山区办堂馆。山高岭陡，树木茂密，物产丰富，人烟稀少，吃堂馆饭的越来越多，周边的富家大户倒霉事自然多了。各地士绅土豪惶惶不可终日，纷纷买枪起堆组团防以自保。黄埔军校出身的文明铺回乡军人桂连副和旷癞子凭自己的一条半枪，巧妙地端了宁远县一个团防局，逐渐纠集上百人枪，在山上打出劫富济贫旗号。周文二十二岁那年也入了刘宏甫的堂馆，以后又改投徐子林。徐被人火拼，众弟兄一致推举周文为首领；他已在山上摔打整五年，对阳明山烂熟于心，人夸周桶匠为人像他打木桶，做时严丝合缝，用时滴水不漏。

在团总郭大安的呵护下，阳明山西北山脚小镇大忠桥一片升平气象。自年前腊冬开始，几个富家大户就请人教习小调，正月闹花灯时好随龙灯狮子队拜亲戚，联家族，互祝升平。自初十至十五日镇里财佬每夜张灯大门口，绘有鱼龙采茶诸戏，金鼓爆竹喧闹，午夜不禁。请来的好几个地花鼓班彻夜舞花灯。一旦一丑唱对子调，旦舞手巾，丑耍油纸扇。丑走矮步绕旦回旋，动作粗俗，诙谐风趣，载歌载舞，把乡人逗得前仰后合。对子花鼓更使人如醉如痴。丑角骑马前导，旦角小生乘车后行，锣鼓管弦伴奏，载歌载舞，对唱《十打》、《十借》、《十送》、《晒纱罗》、《拜年歌》，教习过的子弟手举车马灯跟在鱼龙狻猊后

面或围成一圈，烘托艺人。还有演唱半戏半调的阴阳堂子或者称饺饵面的花鼓班，既唱花鼓灯，也唱祁阳大戏。

“辛苦各位一年，大忠桥地区太平无事，今年元宵节尽情玩耍一回。”正月十四这天，郭大安兴高采烈地发话。

自末朝衰败至民国初年，湘桂边兵匪横行，地方胁于治安，或称花鼓灯粗俗淫秽，伤风败俗，或声称伏莽未靖，扰乱地方治安，常被当局禁止，好多年不许这么庆元宵了。如今托郭团总的福，山村人怎不闹个十分尽兴。

团丁们兴高采烈酒足饭饱得意忘形，把枪支挂在营房里，纷纷到禾场、堂屋或更远的地方饱享花鼓灯。《打鸟》、《春碓》、《摸泥鳅》、《磨豆腐》、《私怀胎》、《三看亲》、《讨学钱》、《打安徽》、《打辣利婆》、《何老娘磨媳妇》、《猪八戒招亲》剧目又多又精彩，人们跟着哼唱。郭团总亲自请来的道县活三匠唱《龚师傅裁衣》，穿针引线，手指灵活，剪布撕布喷水配合口技，生动逼真；《补碗》的扯钻声，《补鞋》的扯线声，都这么活灵活现，机趣横生。还有一曲《唐雄飞坐监》，唱的就是活人唐雄飞的事。清宣统年间，杨翰林之媳陈戴姑新寡。武举唐雄飞欲娶陈氏为妾，翰林不准。雄飞遂与陈氏私通。翰林告发唐伤风败俗，官府不管他是什么武举文士的，打了四十大板收监；陈戴姑竟躲过家翁进县城探望。好事人将此才子佳人趣事编成花灯，深得老百姓喜欢。辛亥革命成功，雄飞释放回家，亲眼看到搬演此剧为他鸣不平，自然十分感动。这是祁阳花鼓灯独有的剧目，外地争相移植的。大忠桥山民自然倍感亲切。

众人看戏，郭大安却在看人，迷上一个漂亮的坤旦。团总叫人向班主石和尚传话，准备送二百大洋聘旦为妾。坤旦不答应，郭恼羞成怒：“在大忠桥这块天地有谁敢对我郭某说个不字！”他吩咐：如果不答应就罚三天戏；再不答应，扣住戏班和行箱，不给戏钱，将坤旦押起来。

郭大安刁难戏班的事传到周文耳朵里，他便化装成道州调子艺

人进入戏班，给石和尚出了个主意。石和尚连说不可。

“依计而行，一切由我承当。”周文斩钉截铁。

第二天清晨，石和尚宣称戏班新来一绝色坤旦地仙子，请郭团总赏脸。开场锣鼓响，地仙子打扮登场。郭大安见其身材苗条，扮相俊美，表演妩媚动人，果然比那坤旦还强。

“只留地仙子，其余均放行，戏钱照付有加。”一出《尼姑下山》下来，郭大安骨头都酥了，当即传话。

“不知地仙子准不准，还是问问她自己吧，免得失了团总的面子。”石和尚话音未落，那边递上二百大洋定亲彩礼。

“准也好，不准也好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你告诉我她郭某是干什么的！”

石和尚把还未卸妆的地仙子叫到郭团总面前接彩礼。小旦扭扭捏捏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直向郭大安飞眼，嘴却不置可否。郭大安急得淫欲难耐，却不忍吹胡子瞪眼睛。

“郭团总真想娶我，就先付清戏钱，放戏班上路。”小旦羞羞答答滴滴地回答。

在郭团总听来，这声音犹如清早的画眉歌唱，可心的鹦鹉迎宾，他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和激动，连说：“要得，要得，一言为定！”

散戏以后，地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由团防局人抬至郭府。

花鼓戏班犹如漏网之鱼，连夜屁滚尿流地逃离大忠桥；石和尚心中却吊起一块石头。

郭大安心热难熬，急不可耐与地仙子拜堂成亲，匆匆进入洞房。他带着满身酒气向坐在床前的新娘扑去，冷不防脚被什么挡了一下，身子撞在硬邦邦的床沿上。红烛台啪地一声掉到地上，室内顿时漆黑一片。

“地仙子，我的好乖乖，你莫跟我玩猫捉老鼠，快点与老爷亲热，看我赏你一根紫金条……”他在房中摹仿调子丑角腔调，柔声柔气地叫道。

淫话出口，半天未得回应。摸索了一阵，连地仙子的影子都没摸到。擦火点燃蜡烛，往床上一照，唯有枕边一张纸条，上有歪歪扭扭几行字：

“周文本男人，湘南广有名。笑你瞎了眼，娶我来成亲。银钱愧领受，恕我不辞行。枪也要借用，团总心莫惊。来年我当政，赏你酒一樽。”背面还有“金榜题名空富贵，洞房花烛假姻缘”一联，横批是“切莫当真”。

“来人啦！快抓桶匠周老跳！”郭大安无地自容，再找桌上手枪银圆，果然全部不见。

远处传来一排枪声。

“周老跳的人把团防局的枪全缴走了！”团丁推开洞房门报告。

郭团总听罢，瘫在地上半天无动静。团丁见他牙跟咬得咯咯响，额头冷汗直冒，双手扇自己的嘴巴，扯自己的头发，喊天叫地直打滚，好一会才从地上起来，牙缝里挤出：“周老跳，禽你八辈祖宗！我郭大安与你狗杂种不共戴天！”

## 九四

回到阳明山，周文听说桂连副旷癞子他们迎接同乡唐连长来当龙头大哥，大有吞并各堂馆之意。周文已知此人名唐森人称唐鸟。算命瞎子以他天庭高，耳朵大，眼珠圆，嘴巴夸，认定他日后有大出息，族人便用祠产助他读私塾。举家迁文明铺横街后经营木质织布机织染业。父亲过世后外出闯荡，在护字营敢作敢为，很快混上一个什么官。辛亥后护字营遣散，他不得已回乡充当天主教小学的教员，人们却习惯以“唐连长”相称。他肥头大耳将军肚，眼睛鼓得像牛眼珠，平时装得和颜悦色，生起气来六亲不认，与横行乡里包揽词讼的同乡桂连副、旷癞子等过从甚密。

唐连长上山后的确出手不凡，陆续兼并了山中大小堂馆，包括

周文堂馆，自设“永州府保安司令部”自任司令，下辖五个团，分驻阳明山各重要山口。他见周文处处身先士卒，待弟兄如同家人，分配财物从不多要，精明能干，见识过人，确有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的木桶风骨，便任他为第三团团长。一方面打家劫舍，吊羊勒赎，一方面沿阳明山周围如零陵铲子坪、蓝山杨家岭、宁远野雉尾、祁阳山陡岭设卡收税，收取过往盐商和小生意人的保护费。被保护人的货物如果被什么人抢去，只要敢于向唐森报案，大致可以追回。既然能保境安民，在湘南十二州乃至桂北粤北下层老百姓中便有了名气。到民国十一年，唐森所部发展到五千人枪以上。

周文来到白果寺青山街——爷娘流浪来此安的新家。

数年不见，娘喜不自禁，手忙脚乱地为这个清瘦如柴两眼放光的儿子烧火做饭。

儿子来到未老先衰的爷病床前请安。

“这几年到哪里去了？”躺在稻草枕灯草席上的爷上气不接下气地问。

“在阳明山里弄饭吃。”

“冇做伤天害理的事吧？”

“冇做。”

“冇做就好。”爷从儿子清明如水的眼神中判读出底细，欣慰地说，“不能忘了你爹爹留给我们的话：穷莫做盗贼，富莫贪女色。你曾搭信要我们搬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在黄江源砌了屋。你有病，娘体气也不太好，那里有儿媳妇侍奉。”

“那里名声不好，不想去。”

“你不晓得，山里日子舒心得很。这里人生地不熟，遭人欺侮。”

“总算有了个家，你娘也不想再搬。你看我这个样子，走不动

了。”

“树挪死，人挪活。一定要听为儿的，今天就上山，我和伙计们背你老人家。”周文恳切说。

“以后再讲吧，你吃饭去。”爷气喘吁吁地摇头，眼皮罩了下来，似乎再无讲话的气力。

回到灶屋，娘已借了大碗米酒、半升红米，并煮了大锅老南瓜。在等饭吃的时候，邻居柏家打发乱陀送来刚从柴堆拣回的三个鸡蛋。乱陀看见跳跳大哥，一下子扑进他怀里，高兴地说恰才在屋后山崖下发现一只石板蛙，要捉来煨给大哥咽酒。小伙伴立即去乱石丛中寻找追逐，石蛙一蹦一跳钻进了周家的茅房：杉条杉皮搭的人字架。乱陀追进茅房，石蛙钻进粪缸边踏脚的石板下。轻轻掀开石板，石蛙露尾藏头躲在一块红布下。伸手一抓，石蛙蹶地蹦出手，乱陀手里抓住的却是那红布包着个冰冷的黑东西。

“爷，这是什么宝贝？”乱陀双手捧着那东西高兴得连蹦带跳回家问父亲。

他爷看清那乌黑发亮的东西是一把手枪，惊愕万状不敢接，厉声问哪里来的。

“在周大伯家茅房石板底下拣的。”

“吃家饭，屙野屎。你这个不懂事的东西，连屙屎不肥别人田都不晓得！”父亲骂道。

“我不是去屙屎，是给跳跳哥捉蛤蟆下酒追进去的！”乱陀分辩。

“跳跳回来了？”父亲惊得合不拢下巴。乱陀默默点头。

“难怪他娘来借鸡蛋。我还以为救他家老饿痨鬼的命咧！”娘嘀咕着。

“你讨死！团防加我们一个通匪罪，脑壳就有得了。还不快送回去！”父亲狠狠地然而却是压低声音说，意思是叫他把枪藏回原地方。

“跳跳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家茅房里的。”乱陀莫明其妙，捧着红布包跑进周家灶屋，递给正低头坐在缸坞架旁喝酒吃南瓜的周

文。

周文将筷子往缸坞盖上一砸，呼地站起，右手抓过手枪，左手噼地飞来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乱陀栽倒地上，哇地哭了起来。在一旁聚精会神地欣赏可怜而神秘的爱子狼吞虎咽的娘一时惊呆了。她连忙将乱陀扶起来，从碗里夹了一大坨南瓜塞进那尖哇叫的嘴里，将他送出门，并把门紧紧关上。

“娘，儿子不孝，当了好汉头领。”周文将手枪插进裤腰里，转身垂手跪在娘面前说，“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老人家不要管我，叫爷也不要怕。我们活在世上不如有钱人家的猪狗，算个什么世道！儿子要向为富不仁的讨公道，劫富济贫，要爷娘大碗吃猪肉，大秤分金银，过上人过的日子……”

“送你学戏你不专心，戏子再贱是靠能耐吃饭！”娘气得唇颊发颤，抬起袖子擦眼泪，“人家泥巴佬、狗伢崽戏唱得好，一家老少活得有滋有味，不比别人矮几分。打桶也能盘口，何苦去做那伤天害理的事！呜呜呜……”

“周围同转人背后说你当强盗头子，我们嫌疑在身抬不起头。”他爷勉强从床上爬起来说，“你硬是不改，就永远不要回白果寺！你爹爹你娼驰我们祖祖辈辈穷，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，但穷得有志气，饿死也不做不仁不义之事！你要是把那来路不明的钱财拿回来，我统统丢出去！前世作了什么孽哦，养出你这个强盗贼子！呜呜呜……”爷跌倒在地，周文和娘连忙去扶，爷气愤地将周文甩向一边。

“爷娘，你老人家就当有养我这个大逆不道的崽！跳跳在外面凭天理良心做事，与你俩老无干。呜呜呜……”看见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爷娘如此是非不明善恶不分，周文此时不便与他们多讲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为盗之道，只得长跪在地痛心疾首地说。

“还不吃完快走，团防局天天有人来暗访！”娘催促着。

“禾怕寒露风，人怕老来穷。”周文说，“今天两老走不成，要是团防局再同你们过不去，搭个信，我派弟兄来接你们上山。不孝子不能

在俩老身边尽孝道，望你们多保重，留下十担干柴五斗老米给俩老救饥荒！”

“郭团总，你老人家来了，莫接莫接！”恰在这时，乱陀爷的大嗓门传入室内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不知爷哪里来的那股劲，一个箭步跨到门口，堵住身挎匣子枪的郭团总。

“老桶匠，还有死呀？等跳跳回来？怕是等不到咯。”郭团总阴阳怪气地说，“刚才有人看见跳跳进村了……”

“跳跳，你还在白果树下做什么？郭团总来了，不跟他见一面？”老桶匠晓得这家伙惯用诈术，便也笑笑咧咧指着远处的白果树尖着喉咙喊道，“一冇当土匪，二冇办农会，怕什么，到团防局扯扯家常拜拜码头嘛！”

郭团总抬头望向白果树，树叶飒飒风声鹤唳，立即示意团丁往那边包抄。他自己则推开老桶匠硬往屋里蹿。进屋一看傻了眼：周老跳真的回来过！他吆喝团丁们转向茅房后山追……

周文进屋前已向白果寺菩萨和神树磕过头，此时与在外接应的弟兄们飞也似的离开了旭日洞，把团防的枪声远远甩在身后。

北伐好像与以往护国、护法不同，纷纷组织农会打土豪，济贫困，周文觉得与他的劫富济贫仿佛，便指挥三团弟兄积极参加。看到周文农军纪律严明，阳明山区道路水坝等农林建设小有名气，更兼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称，范军长便将辖区内的周文部收编为独立旅，协助当地建立农民自卫军。为了此事，周文与唐森弄得很不愉快，差点火拼起来。

周文当旅长，旅副唐森不服，总想另立山头。那日唐、桂、旷等心腹人员一起议论，恰逢周文的副官阳五六也在场。

团长旷癩子说：“山中商旅失布那事，周桶匠竟处置两条人命，图名好杀，非我等所望。”